

曾义务为村里修路的潘维遭迫害离世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吉林省农安县青山乡唐家村农民潘维，修炼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并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义务为村里修路。九九年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潘维坚持对“真、善、忍”法轮大法的信仰，多次遭骚扰、绑架、拘留、劳教、酷刑迫害，于二零零八年十月初一含冤离世，年仅五十六岁。

二零零零年正月二十八，潘维被关在青山乡里办的所谓“学习班”强制洗脑。二零零零年二月初，被绑架到农安拘留所。在拘留所里法轮功学员被集中到一块空地，成大字型站着，两腿被恶警踢得劈到极限。一般人连几分钟都站不上膝盖两处便疼痛难忍，而拘留所的恶警伙同政保科的恶警却逼迫每个法轮功修炼者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谁的手臂酸痛抬不起来的时候，恶警的皮带和竹竿便雨点般的落下来，专打人手与臂的关节处。潘维的手指都被政保科的恶警打黑。当时参与的有青山派出所所长李军，警察程晓风、刘小林、钱祥子，潘维在拘留所被非法拘留十三天，交五百元“吃饭钱”后放回。

二零零零年冬月，早五点，钱祥子和派出所的几个人将潘维和李德林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关押至深夜十一点放回。二零零一年春天，潘维到农安修打药器，到邮局交电话费，又被钱祥子和刘小林绑架到派出所。

二零零一年秋天，潘维去农安卫校看儿子，又被钱祥子半路拦截，绑架到派出所，要一千元，找人花五百元吃饭才放回。二零零一年腊月二十三，潘维被蔡成秋所长骗到派出所，返回又抄家，当时把潘维妻子吓得心脏病复发。

二零零二年正月二十三深夜，唐家村治保任大伟带领派出所钱祥子等人 and 农安县公安局的人，任大伟骗开门后，县公安局的人从兜里掏出材料，放在柴堆里预谋以此为借口绑架，被潘维女儿发现，立即制止方才收回。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蔡成秋所长领着钱祥子和娄中子、司机，又闯到潘维家，潘维不在家，娄中子钻棚里去翻东西，什么都没有找到，灰溜溜的走了。

二零零二年九月初四，潘维正在大女儿潘凤华家帮助收秋，青山派出所蔡成秋领着钱祥子、程晓风、刘小林，将潘维和女儿一同绑架到农安县看守所，潘凤华被拘留八天后家人被勒索四千元放回。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潘维被劫持到长春朝阳沟劳教所二大队三中队，遭到大队长杨光、中队长叫朱胜林、狱警姓刘的残酷毒打。朱问潘维转不“转化”，潘维说“不”。朱恼羞成怒，指使劳教人员用冰凉的水浇潘维，三九天冷冻他，三天两头打一顿。



法轮功学员潘维

二零零三年三月，劳教所开“严打”大会，管理科高某一边歪曲事实，一边威胁法轮功学员必须所谓的“转化”。次日，朱胜林到号里指名问潘维能不能“转化”，遭到拒绝后，朱便蓄意找茬，否定法轮功学员做好人。潘维举例说自己学法后义务为村里修路，朱胜林就说：你修你们

家跟前的路，那劳教所这的路你怎么不修呢？尽管是如此强词夺理，朱胜林辩不过法轮功学员，于是凶相毕露，举手便打。

外号“王老八”、“鸡膀子”的十来个帮凶见势一拥而上，把潘维倒拖着一直拖到管教室，扒得一丝不挂，先用电棍电了一通；看没管用，就用铁锹把和三角带（发动机传动用的）一顿暴打，再用凉水浇，然后再打。暴徒们打累了，就用钳子夹他大腿里子和脚趾甲，当时就把一个趾甲夹掉了，其余的青紫、化脓一个多月。潘维被打得晕头转向，走路都晃，狱警也不允许别人帮扶，结果昏倒在厕所里。潘维脸被打出一条大口子，后背一道道檩子，后来结了疤，直到回家还清晰可辨。

在接连不断的迫害下，潘维违心地写了一份所谓“决裂书”，后来意识到错了。二零零三年十月四日，劳教所统计“转化”人数，事先各班里先统计，班长刘东浩让“转化”的举手，潘维不举，刘东浩、张宇、王海彬等凶犯又把他一顿毒打，尤其是王海彬（农安人）的一顿脚，专踢胸部，潘维好几个月喘气都疼。

次日，狱警孙海波先用拳打了潘维一顿，说是手疼，就用鞋底子打，电棍电，然后把电棍交给刘东浩，刘就用电棍打他。打了一会儿，孙海波把潘维叫到值班室，把他双手反铐吊在床上，头插到上床的梯子空里，扒下裤子，用三角带抽，用钳子夹肉，连续殴打了两个小时，打完还问疼不疼。回到号里后，别人都睡了，凶犯还逼着他坐板到十二点，逼着他骂师父。戴上背铐，塞到床底下（时间长了就全身麻木），然后拽出来就扯着胳膊用力抖，使人痛苦不堪。

二零零四年四月潘维非法劳教到期后，劳教所也不放人，非法超期关押二十天，后来在家属的努力下才放回了家。

大约二零零六年，青山派出所所长官百辉领一人来到潘维家，潘维走脱。

一次次的迫害，使潘维承受到极限，于二零零八年十月初一含冤离世，终年五十六岁。◇

两位善良农妇被迫害致命危 家属控告责任人遭威胁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三月四日】（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被非法绑架的吉林省农安县烧锅镇法轮功学员孙艳霞、付贵华两位女士，被非法关押九个月期间曾被六次起诉，被法院六次驳回，现身体状况已不适合拘押（孙艳霞有肿瘤，付贵华高压达到190）但仍不放人。双方家属均聘请律师控告打人凶手，但遭到当地警察入室绑架、拘留威胁。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一个自称是烧锅派出所姓吕的，给韩雪（孙艳霞大女儿）打电话，以“人口普查”为由，要韩雪和韩建平（孙艳霞丈夫）的身份证号等信息，韩雪没给他，他就在电话中破口大骂。次日上午十点左右，店里来了三名烧锅镇派出所的警察，打开韩建平家具店里的衣柜跟韩建平聊天，其中一个警员说：“要找你大姑娘（韩雪）聊聊。”韩建平说：“你们找她聊什么？有事跟我说吧。”他们又说“没事。”韩建平说“没事聊什么啊。”有一个警员在柜门里发现了一本大法经书，他们就走了。

一、烧锅派出所入室绑架打人经过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晚六点多，以农安烧锅镇派出所所长张明为首的十多名“着装”警察闯到韩雪开的家具店里，向过小年围在桌边一起吃饭的一家人喊道“把身份证都拿出来！没有身份证的直接带到派出所去！搜查可疑人员！”“没带身份证的人都跟我走！上派出所！”

接着他们说找人，而且还要上柜里找人。韩双（孙艳霞小女儿）说：“这门都开着呢，一目了然，有啥人哪？翻不出来人咋整？！”其中一个年轻的警号“140444”人（两个人用一个警号）与家人发生争执，撕扯过程中，韩双让他松手，他不松，韩双就咬了他手脖子一口。他就开始踹韩双。高红玉（孙艳霞妹妹家）上前阻止，脸和肚子也都被踹了。

后胁迫韩雪留下家里两个孩子（一个两周岁、一个三周岁，他们打人的时候，两个孩子一直哭。）与她爸爸一同被带到烧锅派出所。

二、韩雪自述被劫持以后的经过

到了派出所，我先被带到二楼，又被带到楼下一楼，我爸韩建平被带到二楼紧东边那屋。我被带到的那屋有监控、铁椅子、一个办公桌和两把椅子。两个警员坐在椅子上（一个姓孙，圆脸，1米7左右，另一个方脸，单眼皮，瘦，1米72左右）做笔录，桌子上放着一个笔记本和一个打印机。

所长张明对我说：“你妹妹把人咬了。”我问所长关于我母亲的事，所长不答并让我把今天的事做个记录。我问所长，“打人的警员叫什么，我要告他打人！”他们想要把打人的事情推到我妹妹身上，说我妹妹先动手的，他们是正当防卫。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继续做笔录，就拒绝做笔录，我开始不说话。他们就问我上访的事情，我就把我爸、我妈、我姨和其他十几位亲属被酷刑迫害的事和他们一一说了。其中

一人问我：“你的诉求是不是让你妈早日回家？”我说：“回不回家是一码事，他们国保打人不能白打！作为女儿我要为他们讨回公道！”他们多次要我不要上访，还说什么“请律师白花钱”。我坚持要告国保，他们就没再接着说。回过头来，还让我继续说今天晚上的事。经过两次修改笔录，我才签字。然后所长让我走。大概半夜十二点多我想要回我爸再去派出所时，我爸已经被劫持去往农安拘留所了。我打电话质问所长“为什么拘我爸？！”所长说我们有约定，我没按约定办，就拘我爸，并威胁我说：“你炼法轮功别在我烧锅练！”“你上访别挂我烧锅名！”

三、韩建平自述被绑架拘留事情经过

被绑架到派出所后把我和我大姑娘分开，所长张明让李占春给我做笔录，问我“怎么看待法轮功”，我说“法轮功好啊”，他又问我“法轮功好在哪？”我说“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他问我怎么炼的法轮功。我说“在工地干活，把小腿砸粉碎性骨折了，转了三家医院才给我接上，还没有接好，在医院里呆了三天就打了三个吊瓶，我就出院了，回到家里就跟着我爱人一起炼功，一片药没吃，一个吊瓶也没打，炼功就好了。”所长说，“别问了，就这样吧。你下去看看你女儿，你姑娘也看看你。”

我就和所长下了楼，在审讯室那屋我看见我的女儿，说了几句话，又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屋，让两个警员看着我，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所长又过来跟我说，“你姑娘把我们警员给咬了，这事我们不好跟家属交代。”所长张明说要拘留我小姑娘，我说“那不行”，他说“那就拘留你。”我当时出于对女儿的担心，一时糊涂，被诱骗被迫默认了。

在去农安五公里拘留所的路上，所长张明威胁恐吓我说，“老韩啊，不要让你姑娘上告了，再这样上告我们就用别的手段把你们撵出烧锅镇，例如工商，税务。把你们撵出烧锅镇，不让你们在那做生意！”我说，“这事要放在你身上，你告不告？把我爱人和我家亲属无缘无故的抓去，腿都给打坏了，身上打的到处都是伤，送到看守所不管不问七、八个月了也不给个答复。”最后，所长张明说了一句，“你能跟共产党讲出理来吗？”我说“所长，你这算说了句明白话。”◇



韩建平（没穿号服）在农安县五公里拘留所的照片